

『华约老兵』首次出任『北约总长』

——捷克共和国陆军大将彼得·帕维尔其人其事

亲美的“虚位高官”

在西方记者眼里，帕维尔大将的来头可不小：作为首位进入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层的原华约国家将领，在今年6月26日举行的维尔纽斯北约防长会议上，他被正式任命为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（地位相当于北约总参谋长）。而在帕维尔上任之前，美国就做了许多铺垫工作，游说西欧盟国接受这位东欧国家将领，同时美国还授意捷克在北约东欧国家中展开一系列公关活动，把帕维尔的当选视作东欧国家在北约集体中取得更多话语权的关

键，从而抬高帕维尔的威望。美国《防务头条》认为，美国军方之所以支持帕维尔，一大目的是平衡西欧国家和前华约东欧国家的力量，通过给予东欧将领更高的地位，使美国获得东欧国家的好感，继而让这些处于对俄斗争一线的国家死心塌地地追随自己，巩固美国的北约盟主地位。

从组织框架看，北约军事委员会是最高军事参谋机关，理论上，该委员会主席统管北约军队，而且依照惯例应从美国以外的北约国家将领中产生。但事实上，该委员会所属单位中只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掌握作战部队，而该司令部由美军欧洲司令部兼管，等于整个北约军队归美国一个战区司令部统辖，变成美国控制欧洲的重要工具。很显然，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个“位高权轻”的职务，主要负责协调多国军事行动，对北约常设联合单位进行战略指导。不过，帕维尔似乎不嫌弃这种制度安排，反倒认为美国主导北约军事行动具有合理性，现行制度有助于增进“跨大西洋友谊”。

“由苏转美”的戎马生涯

说起帕维尔的从军之路，可以用“由苏转美”来概括。他生于1961年11月1日，1976年进入奥帕瓦军事高中就读，这是一所效仿苏联模式的预备军校，生活训练都按照正规部队要求实施。在校期间，帕维尔和同学们每天清晨7点整起床，经过半小时的操练后，要迅速整理好被褥，吃完早餐，接着投入紧张的学习中。白天，学员们除要学习普通教育的基本知识外，更多的是学习军事知识和掌握军事技能。因为表现突出，教官还为帕维尔开了“小灶”，对其进行初级跳伞训练。

1983年，帕维尔从捷克斯洛伐克维亚科夫陆军大学毕业，分配到捷

美国《防务新闻》报道，尽管欧洲安全形势并不稳定，但北约总体防务开支仍呈下降之势，28个成员国中只有4国达到北约要求的GDP收入2%用于国防开支的目标，这削弱了北约的军事行动能力。

在新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、来自捷克的彼得·帕维尔大将看来，“钱荒”是威胁北约集体安全的重要因素，他号召各国为军事建设提供有力支持。帕维尔还称赞自己的祖国捷克为别国做了表率，“捷克政府计划在2020年前将国防预算从GDP的1.4%提高到2%，这是北约的集体决定，谁都不能讨价还价”。



人民军空降兵排当排长。时值东西方冷战的最后岁月，华约、北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仍未缓解，捷军经常与苏联等国军队展开极具实战意味的联合演习，由于苏联在华约中处于领导地位，因此捷军必须接受一整套苏式军事条令条例，作为基层军官，帕维尔对这一段经历印象深刻。

由于工作业绩突出，1988年，帕维尔被选送布尔诺军事学院进修，1991年毕业后进入捷军总参谋部二处（情报处）工作，1993年奉命参加波黑国际维和行动。在波黑执勤期间，帕维尔曾指挥捷克工兵排除当地民兵的袭扰，修通一条“生命走廊”，帮助法国维和部队撤离受威胁的营地，此举使他一下子成为捷克的“民族英雄”。

1993年，捷克和斯洛伐克完成“天鹅绒式分裂”（即不流血的国家解体），新成立的捷克共和国奉行“向西

一边倒”政策，尤其是军队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北约化改造，包括帕维尔在内的捷军军官也把“学习美军先进经验”当作工作中心。之后数年间，捷克国防军从冷战时期的20万人迅速压缩到2万人，并在美国军事顾问帮助下实施整训，连军人也得按照美国军衔制度进行重新授衔，例如捷军将官便参照美军模式变成准将、少将、中将、大将（相当于美军上将）。通过一系列改革，捷克终于在1999年成为首批加入北约的前华约国家之一。

守卫北约“东方前沿”

2002年12月1日，帕维尔担任捷军特战旅旅长，军衔为准将。2010年5月8日，帕维尔晋升少将，出任捷军副总参谋长，2012年5月8日晋升中将，担任总参谋长，2014年5月8日晋升大将。有意思的是，根据捷军现有规模及部队编制，总参谋长通常只能获得中将军衔，但因为帕维尔已被内定为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，因此捷克国防部决定破格授予其大将军衔。

捷克只拥有小规模军队，但其战略地位却不容小觑。作为前华约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，捷克拥有强大的军工业，同时军队职业化程度高，加之毗邻巴尔干、乌克兰等热点地区，因此堪称北约“东方前沿”。早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，帕维尔便严格按照北约标准管理捷军，并根据北约总部要求派兵参加各类集体防务活动，同时邀请美军顾问团为捷克军官授课，提高美捷联合作战能力。

专家预测，帕维尔所领导的北约军事委员会，将重点加强成员国联合防务，通过“集体防御”的方式应对所谓“俄罗斯军事威胁”。据悉，北约总部已决定以联合特遣部队的形式，分别在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、波兰、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部署一支合成作战部队，受令后48小时内部署到冲突区，为后续到来的临时指挥单位提供安全保障，而部署在相邻国家的合成作战部队互为犄角，相互支援，与“受侵略”的北约成员国（也包括伙伴国）一道应对敌军入侵。若无法消灭来犯敌军，快反部队也要保持高度戒备，等待后续援军。俄罗斯学者多次警告，北约所采取的一连串不友好举动，只会将欧洲变成“火药桶”。

雷炎



环球军情

突尼斯反恐战初尝胜果 北非“圣战”头目被击毙

7月11日，突尼斯官员透露，同“基地”组织有关的北非“圣战”组织高级头目加尔萨利已被突安全部队击毙。加尔萨利参与了近期一系列恐怖袭击，包括今年3月袭击突尼斯巴尔杜博物馆事件，造成23人丧生。

另据美国战略防务情报小组发布的研究报告，为了对抗极端组织，以突尼斯为代表的北非国家将在未来数年内成为新兴的军购大户，以保卫油气资源和基础设施。专家认为，经历过“阿拉伯之春”的突尼斯打算建立强大的安全部队，以维持国内稳定。

伊军战机“定点清除” “伊斯兰国”东进受阻

7月11日，伊拉克政府军在该国西部安巴尔省与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（IS）发生激战。伊军米-35M直升机对该省首府拉马迪一处疑似IS据点进行“定点清除”。作为报复，IS武装则向拉马迪南郊的伊军阵地发起猛攻，打死7名伊军士兵。

目前，IS仍控制着安巴尔省80%的土地，并不断从叙利亚北部获得援军。伊安全官员说，IS企图从安巴尔省东进，占领巴格达附近的石油设施，并将伊军赶出哈巴尼亚空军基地，夺取那里的军火，达到“以战养战”的目的。

俄机“擅闯”北约邻国 波罗的海局势持续紧张

7月10日，爱沙尼亚政府向俄罗斯发出外交抗议，原因是一架俄军安-26运输机于9日未经许可进入爱领空。近来，俄罗斯和北约国家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摩擦日渐增多，爱沙尼亚已多次指责俄军机越境。

自2004年以来，北约从多个成员国抽调战机，担负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三国的防空任务。据英国《空中力量》报道，驻爱沙尼亚阿马里基地的北约战机经常实施“阿尔法出动”，即15分钟内起飞拦截可疑空中目标，而它们所拦截的几乎都是俄军飞机。

利比亚内乱令极端组织趁机“坐大”



自从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，利比亚逐渐淡出国际舆论的视野，然而近期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，却让该国再度成为新闻焦点。

突尼斯官员证实，制造6月26日苏塞沙滩血案的枪手可能在利比亚接受“圣战”训练，利比亚已成为极端组织招募新兵的重要据点，令周边邻国受到安全威胁。无独有偶，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也报道称，来自利比亚的恐怖分子不断渗入该国境内，充当“伊斯兰国”（IS）和“胜利阵线”组织的炮灰。

“无政府状态”的国家

从卡扎菲倒台至今，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利比亚没能走上和平繁荣的道路，反倒沦为各方争斗的“新战场”，极端组织趁虚而入，将利比亚变为恐怖主义的温床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形容，从的黎波里到班加西，各方势力都忙着争夺地盘

和势力范围，“所有人都拿起了枪，去争夺渴望已久的权力和财富”。

现阶段利比亚内乱的起点是2014年5月引发争议的临时政府总理选举，当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支持的大商人马蒂格当选总理后，世俗派代表、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夫塔尔起兵“靖难”，以“反恐”为名发动“尊严”行动，率部攻入首都的黎波里，马蒂格也不示弱，促请米苏拉塔民兵等宗教派武装前来“救驾”，双方在的黎波里城区和近郊展开激战，冲突迅速蔓延到全国。

当下的利比亚乱局中，无论世俗派还是宗教派都难以迅速打败对手，“无政府状态”将长期延续。就实力而言，最强大的利比亚国民军有1万多人马，虽然战斗素养较高，但在的黎波里以外的地区缺乏民意支持，因此难以统一全国。国民军的最大支持者是兹利坦民兵，其大本营位于的黎波里以西150千米的西山

山脉，之前他们在反卡扎菲斗争中获得过欧洲国家援助的武器弹药，处于“进可勤王，退可自保”的地位。这两支武装均站在世俗派一边。

同世俗派作战的宗教派武装主要有三股。直接同国民军“叫板”的米苏拉塔民兵成立于2011年3月，下辖6个作战旅，曾缴获过卡扎菲军队的大批装备，光坦克装甲车辆就超过400辆，该组织的多数首领都是宗教政党的坚定拥护者。至于米苏拉塔民兵的“盟友”——安萨尔旅和“2·17烈士旅”，则被多个西方国家认定为极端组织，前者总部设在班加西，其领导人公开支持宗教极端势力，并在其控制区内自建宗教学校和“圣战者”训练营，招收外国雇佣兵，后者是利比亚东部最具实力的民兵武装，其成员均为宗教极端分子，不少人还与“基地”组织有瓜葛，“2·17烈士旅”曾策划了2012年9月袭击美国驻利比亚使

馆的恐怖活动，杀死美国外交官史蒂文森，震惊了世界。

很显然，遍及利比亚全国的割据局面，对极端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和机会。

大国纷纷袖手旁观

利比亚班加西大学政治分析家奥马尔·苏莱曼指出，在2011年“倒卡”运动兴起时，许多利比亚人出于“敌人的敌人是朋友”的考虑，邀请宗教民兵甚至外国极端组织前来助战，可是这些“外来户”得势后却企图改变利比亚人的生活轨迹，“这些家伙是一切法律和秩序的反对者，他们只靠暴力获得财富和权威，他们强迫百姓按照原教旨主义生活，并且殴打没戴面纱的妇女，这即便在卡扎菲统治时期都没出现过”。前卡扎菲政府顾问沙基尔也表示，如今利比亚已没有真正的国家军队，大批极端组织或自建根据地，或与

宗教派民兵武装联手，竭尽全力扩大影响，利比亚有可能成为中东和北非的“恐怖大本营”。

美国兰德公司国际安全与国防政策中心副主任塞斯·琼斯认为，利比亚正陷入分裂，国家的崩溃将把利比亚拖入一场无休止的战争，由此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无法低估。众所周知，美国的态度将决定利比亚冲突两大派的“均势”，但美国无意卷入利比亚内乱漩涡中。在2011年军事干预利比亚内战的“急先锋”法国，由于国力有限，加之国内安全环境不佳，也难以再对利比亚祭出“军事大棒”。至于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，已然被也门内战、“伊斯兰国”南下等战事搞得焦头烂额，根本无暇西顾。于是乎，各国袖手旁观无形中“方便”了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大举渗透利比亚，他们的坐大又势必令中东、北非甚至欧洲局势更加动荡，成为“国际公害”。 萧萧